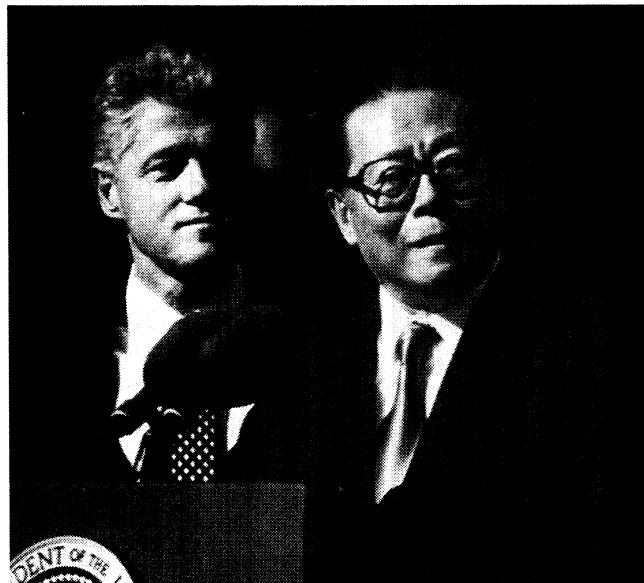


# 中美伙伴關係：緩慢地加快步伐

林登·拉魯旭 ( Lyndon LaRouche )

本文最初發表在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七日的英文版《EIR》上  
一九九七年十月三十日

觀察中國江澤民主席和美國克林頓總統在過去幾天“高峰會談”中取得的進展，就像是觀看一朵花慢慢張開的電影慢鏡頭一樣。也許這也和歷史事實有關：中國畢竟是一個有五千年連續文明歷史的國家。但看到近幾個月來為這次會談所做的準備工作，我不由自主地感到雙方在“緩慢地加快步伐”。



1997年10月29號克林頓和江澤民在華盛頓

這就是兩國元首會談的結果。從表面來看，江澤民主席訪問期間只是取得了幾個重大成果，但是，這為數不多的幾項協議對世界面貌的改變，超過了最近五年來的任何一次單一事件。毫無疑問，這次會談是克林頓總統自一九九三年一月宣誓就職以來取得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最大成果。

我的任務，是站在知識的高度，闡述這一會談的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我擁有雙重有利條件：一方面我也許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經濟長遠預測家，另一方面我又熟知世界多數地區發生的重大事件。我認為，我對這次高峰會談重要性的理解，是他人望塵莫及的。下面，我將與讀者分享這一見解。

隨著本世紀末的臨近，過去四百年中發展起來的世界文明正處在分崩離析之中。在本世紀快結束的時候（誤差最多不過一兩年），你們所看到的這一世界文明將不復存在。要麼是我們採取果斷而激進的改革，把二十世紀統治整個世界的舊秩序一掃而光，要麼是我們所知的這一文明自行瓦解，隨之而去的還有已經處於垂死掙扎階段的現有國際金融體系。

世界向何處去？是奔向光明，還是倒退黑暗？這一問題尚未解決。盡管我們還不清楚前景如何，但是一些端倪已經明顯表示出來。比如，聯結歐洲和北美的大西洋的作用已經開始淡化，與之同時，太平洋兩岸關係的重要性却與日俱增。

發生這一轉變的一個關鍵因素，是一種新形式的衰退。衰退的原因，是由倫敦控制的歐洲各國之間政治關係退化，同時，自一九八九年以來，歐洲有意放棄其科技發展大陸的地位，從而導致歐洲經濟基礎的虛弱。

另一個原因是東亞和南亞人口的增長。印度的人口將很快超過中國。東亞、東南亞和南亞地區的人口總和占世界人口的絕大多數，這些地區的人口增長也占世界人口增長量的絕大多數。就在這一面臨饑餓的亞洲旁邊，是地球上具有農業發展前途的

地區——非洲。除了澳大利亞而外，非洲是地球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大陸，而這一大陸又擁有尚未開發的遼闊地域適合農業發展。

美國要想有一個充滿希望的未來，我們的經濟政策調整不僅要面向我們的南美鄰國，而且美國的重點必須跨過太平洋和印度洋。這一重點的關鍵就是中國。中國和美國聯合起來，可以為從南美向西跨過太平洋和印度洋、再跨過南大西洋直到非洲西岸的這一地區帶來經濟發展和地區穩定。一些原則性的結論應該是清楚的。

與中國的伙伴關係是亞太各國之間和印度洋各國之間建立穩定和平合作關係的關鍵。

亞洲各國是否能取得持續穩定的經濟發展，取決於是否能成功的發展尚未開發的大片亞洲內陸地區。美國、中國、印度和日本這類主要國家之間的伙伴關係可以帶來成功經濟合作的好處，從而為控制處理亞洲其它國家之間的爭端創造基礎。江澤民主席和克林頓總統的會談，是朝向這一廣闊的多國合作所邁出的必要之舉。

正如林肯總統的經濟學家亨利·凱雷（Henry Carey）早在十九世紀就提議德國、俄國和中國民族主義勢力建立合作關係一樣，整個亞洲能否取得可持續發展，關鍵是發展大陸之間的鐵路體系，在鐵路沿線建立從大西洋到太平洋的經濟發展走廊。建立現代的運輸、發電、水陸資源管理的綜合體系，即我們所說的延長到非洲並跨過白令海峽伸入北美的加長型“歐亞大陸橋”，是下一世紀世界經濟發展的關鍵之舉。

## 倫敦：地球的陰暗角落

只要是對國際事務略知一二的人都會認為，英國皇家現在正拼命分裂中國和美國，把它們分裂成若干軟弱無能貧窮落後的准主權自治區域。對美國的分裂可見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帕默爾斯頓（Palmerston）勳爵和奧古斯特·貝爾蒙特（August Belmont）的政策。在此之後，英國的皇室代表人物菲利浦親王幾年以前在華盛頓的公開演講（1）中和通過近些年來的世界野生生物基金會的活動（2），也提出過分裂美國的計劃。對中國的分裂是近年來英國海外情報機構的一貫政策。

最近幾個月來，不僅僅是英國的情報機構在美國國會、好萊塢和美國新聞媒體設置了大量反對美

中協議的勢力。英聯邦和與之結盟的西歐金融勢力據說也在幫助克林頓總統的敵人。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利用江澤民主席在美國的機會，配合其盟友對香港發起投機性的攻擊，但却未能動搖中國政府的意志。

結合現代史上幾次漫長的事件過程，人們可以更好地明白英國對中國、美國、尼日利亞、馬來西亞、台灣的這些攻擊。隨着本世紀終結的臨近，這些事件過程顯得驚人地相似。我們在以前的發表物中，其中包括以前的<< EIR>> 中，對這些過程做過詳細闡述，這裏不再重複，只做扼要介紹。請考慮三大同心過程，以最長的過程開始。

一、由於聯盟背叛了坎布雷（Cambrai）試圖打破威尼斯寡頭金融勢力的努力，出現了一種僵局：無論是現代國民經濟還是金融寡頭體系都無法占據絕對的優勢。因此，過去四百年中在歐洲出現的民族國家都是某種混合經濟。在這一經濟體系之下，一般來說是金融寡頭勢力成為寄生在國民經濟之上的權勢。

二、這一過程大約在三十年前開始消亡，代之而起的是又一個漫長的過程，即“搖滾—毒品—性泛濫的青年反文化”和“後工業化”烏托邦。這在三十年中發生的變化改變了世界，使其拋棄了在三十年前的現代歐洲文明基礎上建立的國民經濟，轉向不斷強調純投機性的金融交易。這種形態的經濟現在正面臨不可避免的滅亡。

三、英國首相撒切爾、法國總統密特朗和美國總統布什利用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間蘇聯體系的瓦解，全面迅速地破壞民族國家和國民經濟，代之以全球一體化和摧毀所有民族國家（包括美國）國家主權的“世界新秩序”。這標志着基礎設施投資的淡化，賭博性的所謂“衍生金融”泡沫的急劇膨脹，以及衆人仇敵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之類倫敦指揮的無賴們對世界的海盜式掠奪。

正如我的“三曲線”方程總結的那樣，所有這三大過程在這世紀之交之際開始同歸於一個共同的終點。

在這樣的情況下，聽命於盎格魯—荷蘭皇族的這些歐洲人和金融寡頭勢力進入了垂死掙扎階段，喪心病狂地劇烈拋售，其程度只有卑鄙之徒可為。這一魔鬼已趨於死亡，但死而未僵。英國皇族周圍的這些無賴不斷散發出臭氣，使人想起伯沙撒酒宴這一聖經故事。英國皇族對克林頓總統的美國和江

澤民主席的中國所進行的惡毒攻擊，正是世界戰略形勢在這一時刻的表現。

這三個同心過程所代表的世界必將滅亡。我們可以按照真正國民經濟的原則，即按照本杰明·富蘭克林、亞力山大·漢密爾頓、亨利·凱雷和林肯總統的原則，來重新組建這個世界。否則，現存世界金融體系和民族國家混合經濟體系將不可避免地崩潰瓦解，從而使全球墮入一種蠻荒境地，一種“新黑暗時代”，一種類似於十四世紀中葉導致歐洲人口劇減的“新黑暗時代”。

只有在重新回顧上文簡述的三個過程之下，才能够真正了解最近這一高峰會談的意義。在這三個

過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舊有體系生下的怪物，本身就在道德上不適生存。本周在華盛頓舉行的兩國國家元首會談十分清楚地表明，選擇另外一條路可以避免人類自毀的結局，為人類創造更好的明天。

## 注釋

1. 一九九〇年五月十八日在由世界野生生物基金會和北美宗教與生態組織聯合主持的華盛頓宗教與生態大會上的發言。

2. 現更名為“全世界自然基金會”，見關於全世界自然基金會的報道“北美自然保護評估”。

## 黑爾嘉·澤普-拉魯旭訪問亞洲

在九月的最後兩周內，黑爾嘉·澤普-拉魯旭對中國和印度進行了工作訪問。澤普-拉魯旭女士是國際席勒學會的創始人，她在北京走訪了主要的政策研究所，與這些機構交流了《EIR》對行將崩潰的世界金融體系的分析。這一問題在中國引起了極大的關注，因為東南亞地區目前的金融危機完全證實了林登·拉魯旭自一九九四年以來所發出的警告。

雖然在目前階段中國對全球金融經濟危機的解決辦法基本上仍然屬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但是許多中國政策研究人員和決策者都承認，林登·拉魯旭對世界金融體系所做的著名的“三邊曲線”分析切中時弊，他對充滿投機行為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體系所下的“金融艾茲病”定義正中要害。他們也贊同《EIR》的觀點，認為歐亞大陸橋是重建世界經濟的基石。隨着當前東南亞地區金融危機和日本銀行危機的發展，林登·拉魯旭的觀點對中國領導人的影響更大。

### 北京《人民日報》 採訪澤普-拉魯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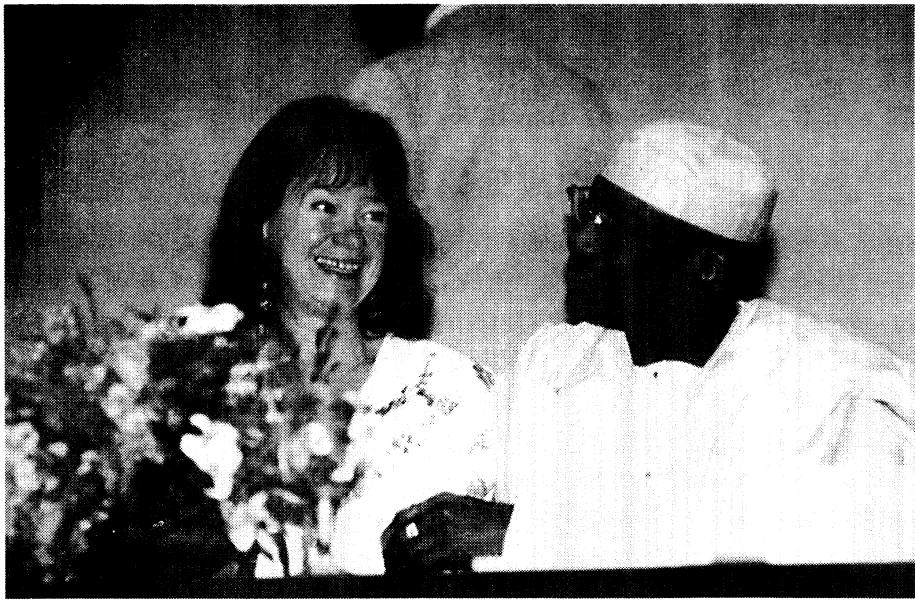
在北京期間，黑爾嘉·澤普-拉魯旭接受了中國最主要的報紙《人民日報》的採訪。根據這次採訪撰寫的一篇長文發表在十月五日的該報上，標題

是“中國之行改變了我”。文章稱拉魯旭夫人為“絲綢之路女士”，並闡述了她在歐亞大陸橋問題上的觀點：“由運輸、通訊、能源和水利構成的基礎設施網絡不僅是迅速實現全球工業化和進步的途徑，也是促進各國和人民文化交流和相互往來的渠道。”北京的《人民日報》高度評價“席勒學會在推動這一計劃上所做出的杰出貢獻。”

這次訪問是拉魯旭夫人在一九九六年五月出席中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主持的歐亞大陸橋研討會並做發言之後第一次訪華。她對印度的訪問是她在十四年後的首次訪問。

## 澤普-拉魯旭在印度

在新德里，黑爾嘉·澤普-拉魯旭與印度的主要決策者、學術界、商界人士和經濟學家進行了討論。她的訪問之日，也正好是在印度過去七年中採取的“經濟自由化”政策走到了一個關鍵時刻。而且，目前在其鄰近的東盟國家中發生的“金融地震”並不是對印度毫無影響。印度需要確定一個新的經濟政策取向，這一取向應適應印度國內發展需要，使印度能够在克服國際金融危機方面發揮積極的作用。澤普-拉魯旭強調了印度的巨大發展潛力，它人口眾多，科學和技術基礎不錯。但是她也指出，這一潛力在最近幾年中並沒有充分發揮出來，既沒有體現在國內社會經濟發展上，也沒有體現在印度國際地位的提高上。雖然受過良好教育的城市中



海爾嘎·澤珀·拉魯旭和尼日利亞政府秘書愛觀蕤侯先生

產階級增加到二億五千萬（印度總人口為九億），但是百分之五十五的中產階級生活在月收入五百盧比的貧困線以下。印度甘地夫人和其兒子拉吉夫·甘地被暗殺，這對政治文化的影響類似於美國肯尼迪的暗殺。

## 黑爾嘉·澤普-拉魯旭在尼日利亞

應尼日利亞政府的邀請黑爾嘉·澤普-拉魯旭在“第四屆尼日利亞經濟高峰會”上就經濟和金融政策發表了演講。這次高峰會於十一月十八至二十二日在尼日利亞首都阿布扎舉行。在尼日利亞總統阿巴查（Abacha）將軍的出席下，澤普-拉魯旭就“中國的改革政策及其對尼日利亞和非洲的意義”發表了演講。

這一“經濟高峰會”是在政府合作下由尼日利亞的私有商界人士組織的。今年的會議上討論了由部分商界代表撰寫的“展望二〇一〇年計劃”，該計劃將成為尼日利亞下一世紀經濟政策的指導方針。這部分私有商界人士強烈地偏向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推崇的全球一體化、放鬆管制和私有化政策。他們安排英國牛津大學教授、烏干達穆薩維尼集團的經濟政策顧問鮑爾·科利爾（Paul Collier）為主題發言人，但是政府堅持要澤普-拉

魯旭做第一演講。澤普-拉魯旭首先概述了當前的世界金融危機，指出如果國際金融體系不改組，“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可以幸存下來。”

一方面，在過去三十年中由於錯誤的新自由放任主義政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體系正分崩瓦解，另一方面，也出現了“一種完全不同的發展活力”：中國政府率先進行歐亞大陸橋的建設。澤普·拉魯旭在她二十分鐘的講演中扼要闡述了中國經濟政策的要點，其中包括目前正在中國進行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她建議非洲領導人以此為榜樣，在非洲大陸開展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她介紹了以意大利設計為基礎的中非輸水工程基礎設施建設。澤普·拉魯旭說：“非洲有可能迅速恢復經濟活力。”非洲“能夠成為世界最大的糧食出口基地，開發經濟資源使其能夠自行加工原材料，建立自己的工業體系。”毫不奇怪，科利爾教授強烈反對這一觀點，他告訴聽眾要“小心那些侈談繁榮的人。”他說，尼日利亞的經濟政策應該以“烏干達模式”為榜樣。在那之後的討論會中，與會者就尼日利亞應該採取什麼樣的經濟政策取向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在會議閉幕詞中，阿巴查將軍對澤普·拉魯旭和席勒學會表示感謝，並向聽眾保證，尼日利亞將更加密切地注意中國經濟改革的經驗。